續學堂文鈔

積學堂文鈔卷五

宛陵梅文鼎定九甫著　孫𣪧成循齋甫校梓

書後　題辭

書蘇老泉審勢篇後

諸侯之漸大者勢也禹會塗山諸侯三千至武王而會孟津者八百八百者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文王之時已有其二武王又十有餘年而會孟津當是時周之德日益修諸侯來歸者視文王之時必益衆則是八百云者又不但天下三分之二

而已其未服者不過如所云滅國五十與紂之幾內耳夫此八百諸侯必多兼地踰額非其始制然皆受之於其先世而又能棄暴歸仁則固非有削滅之罪武王又用其力以代商其勢尤不可以遽削武王周公但修復成湯之制以稍稍裁抑之使其有等而不至於太甚書所云反商政政由舊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武王周公知諸侯之大而其後將不可以復制也故為之強幹弱枝之謀衆建同姓以相維同姓之國小則其勢仍不足以相

制蓋詩曰价人惟藩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故曰諸侯之大者勢也且夫天下之地止有此數也既以其三分之二公之天下諸侯而其一則以封吾之同姓天子以畿內千里制之於上雖有大亂不至於亡此制之極善者也非弱政也不觀之治兵者乎風后之經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握奇者大將也四正四奇者偏裨也九分其陣以其八寄之偏裨而大將握其一於中中外相制臂指相使苟得其道雖不大勝亦必不敗武王周公之制

國也猶風后之制陣也故周雖弱不可以速亡諸
侯之力也若夫刑政之不修以至於弱人之罪也
非政弱也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政之不舉不
以咎人而以弱病政是猶器之苦窳不以咎工而
訶規矩之不足於巧也又可乎哉若夫秦之政則
不然棄禮樂任刑法草菅民命以與萬姓爲敵讐
孟子所謂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者秦是也由周
之政雖庸主不至於速亡由秦之政雖英主不能
以長治斯二者不可以同年語明矣然則蘇子之

說非與日蘇子之說爲宋言之也爲宋言之誠是也而以周之弱政爲之辭吾慨夫後之學者過信其矯枉之言而遂以先王之仁義禮樂爲弱政而封建之非良法也故疏其所見以爲之辨

書象緯殘本後

象緯圖百餘葉作蝴蝶裝字大行疏布置寛闊類內府官書雕板所載九道圖甚可觀其三垣列舍天漢起沒堯典及近代中星日出入晝夜永短太陰晦朔弦望加時及太陽太陰抱珥冠戴承履諸

圖他占測書所有者皆裒輯焉皆不甚謬於懸象惟針首指午而尾或非子尚沿周禮注疏之失又謂地中下天中一度則亦守革象新書諸家舊說未之改正若乃兩圓相衮發明日月蝕句股開方之用見食早晚明日食時差加減之因員容直闊用大小句弦以釋太陰正交赤道距差十四度六十六分之限皆授時歷經精蘊可以啓學者之深思明辨而盈縮招差能以一圖括日月五星總法薄蝕二圖詳求太陰交前交後陰歷陽歷食分淺

深之故尤足與歷草相備而疇人子弟或所未知也至於五星出入黃道內外背黃向黃有迴有折或句或已以成疾遲留逆伏見諸行星道與月道錯行以成凌犯又皆西域回回曆之要旨末有九重天節氣日晷及其作法畧如今之西術又詳紀中外官各星去極入宿度分以百分命度則仍至元測數也而步天歌本文附焉康熙丙午秋中得之白下承恩寺中既首尾殘闕中間序次亦亂不見書名無從知作者姓氏蓋原書卷帙繁重讀者

撮其圖象別爲一冊以便行笈遂致零落耳續見王廷評應遴說書所載頗與相類而各圖附有釋說乃又遺其半豈卽其所著書而刻有詳略與然考日蝕圖爲嘉靖壬寅月食則嘉靖壬午距差則嘉靖庚戌（誤刻庚辰）五星皆嘉靖辛酉（誤刻辛卯）其躔冬至在箕五度六度亦正其時考廷評上書言歷在熹廟時及崇禎朝亦與修歷果其手步顧不詳微近年而遠溯世廟何也又考隆萬間言歷者有吳門陳壤星川嘉善袁黃坤儀及山陰周述學雲淵毘

陵唐順之應德並能會通回歷然皆未見西洋法若何尚書瑭鄭端清世子朱載堉邢觀察雲路魏處士文魁並專治授時初未旁通西法利瑪竇亦以其時入中國而說未大行學其學者又不肯復言術率然則爲此刻者當別有其人亦可知矣以歷學之難明也習之者既罕其傳而又爲之禁令以過絶之明三百年歷法與天文漏刻判爲三科則靈臺之占候推步業已分途而回回一科以變犯爲秘術復與諸科不相通覽故雖並隸欽天監

而各矜其世業專家莫肯出以互證久矣此事之無全學矣此書則兩法兼收無所偏主雖擇之間有未精語之容有未備不可謂非博覽之儒好學之士也乃其書旣登梨棗而百年之內遂無完本使其名淹沒不彰豈不惜哉昔袁坤儀著歷法新書冀後世知其苦心余故於此發編深加賞愛信九州以內原自有人旣以閩中鈔本補其入宿去極所闕之奎胃二宿因識其歲月冀幸他時或見全書有以攷知撰人而爲之記述未可知也康熙

庚辰二月十九日燈下記

按日食月食太陰距差五星交道諸圖刻本僅有太歲干支而無年號王廷詩本并闕干支蓋皆傳寫時遺去也今查明史天文志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嘉靖元年壬午二月壬辰夜月食十一分七十八秒其爲此兩年之事無疑又查五星冠及倪氏明書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太陰正交在亥宮與距差圖合而刻本誤庚辰又嘉靖四十年辛酉歲星

在降婁初宮鎭星在實沈二宮與五星交道圖合而圖說辛卯蓋歲星九十三年始超一次自洪武至今無卯年在降婁之事故斷其爲傳寫之譌也王廷評竟無干支或亦以其疑而削之歟嘗觀元史載耶律文正之西征庚午元歷既以太祖庚辰年西征爲太宗又以上元庚午爲庚子夫以宋文獻王忠文之博洽而尚有如此之疎况下此者乎甚矣此事之難也

再攷正德末有漏刻博士朱裕天文生張陞中

官正周濂等皆曾上奏修歷意其時有測算諸圖留傳於後而作書者未載之歟而今不可考近代著述家多不明言出處此亦學者一大病也

又考王廷評乾象圖刻於萬曆己未則此本必在其前而圖有萬歷中星又利氏以萬歷九年始至廣東二十九年庚子至京師庚戌年卒今有利氏圖亦可以想見時代

書鈔本星度後

丙午秋余在金陵收得俞氏晉肆中刻本內有星
圖各繫以入宿去極之度已卯客閩復得林君同
人爲本錄其副此本是也今年庚辰二月養疴坐
吉山中閒暇無事乃取二本詳爲校定則各星下
度分脗合但爲本較小又多合數宿爲一圖仍依
步天歌作曲綫界之而懸象交錯之形於仰視特
親豈所寫反爲原本歟昔鄭漁仲著通志以象緯
之學皆易而圖難惟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
言下見象馬貴與文獻通考亦取其說蓋自宋元

以前言占測者率宗步天今考步天紀星並以星
之上下左右相附近者通類聚之其意俾讀者易
爲識別非爲歷家分宮分度設也唐開元中張一
行造大衍歷以儀象詳測始著列宿去極不同古
度之端至宋兩朝天文志則中外官星每測有入
宿去極諸數視唐加密而廿八距星與開元異焉
乃今本又復不同然則恆星東移以成歲差庶幾
可信豈非以事理之眞愈辨愈明亦愈久愈確吾
所爲語諸人而患其未達者無意中得此爲徵良

足自慰然一星度耳藏之三十四年始得此寫本
讐校而刻本殘闕既無作者名氏寫本亦然或以
其前有漢謝姓等字疑玆圖即係古傳不知漢造
太初儀象未備但知有赤道而已今有距黃之度
其非謝姓明矣又古人測星多紀整度晉以後始
有太半少之名然未有密測其細分者惟元太史
郭守敬若思以新製簡儀測天用二綫代管劂能
得度下餘分視古加詳今本書所列星度往往有
一十至九十之分與授時百分爲度之法合攷郭

太史本傳有新測各星度一卷此其是與愚欲依
所親度分用大衍歷圖爲天法別爲今圖仍依宋
志別作宋圖與崇禎歷書恆星經緯表見界諸圖
互相參考則古今星家之推遷大致瞭然在目昔
孔子病杞宋無徵又曰能言夏殷之禮孔子雖至
聖豈能鑿空以揣其辭哉夫亦於斷簡殘編得其
千百中僅存之十一而有以推知其制作之綱要
存以文獻不足終不敢臆爲之說於戲此其所以
爲孔子也與晚年自衛反魯然後樂正豈非以遊

歷之久致訂之勤且多古樂之源流次第至是始歸於正非夫子以己意正之也後之學者惑於信心略於好古耳目有未接則直斷以為無理數有未通則盡斥以為謬釋於立言而成其說易豈其智出孔子之上哉亦適以見其鹵莽滅裂而已愚生平媿無寸長以生之晚不及見前人故於古人之隻字片語皆不敢忽當其未通或積疑數年始能豁然或闕之以待問庶欲兢兢守吾聖門為學之法不致貽譏於愚而自用云爾今老矣聊志此以

吾同志

書徐敬可圖解序後

憶庚午人日鈔得王寅旭先生圖解中有錯簡而無今序於是敬可方南歸拉予同行多方拙爲其意欲爲寅旭歷書補作圖注以發其深湛之思且曰此非先生不能爲蓋即今序所稱諸弧相推之故皆舉捷法初未明言其所以然人驟讀之不能解者也時余入都未久欲稍需之屬有他務遂不果逮明年得黄俞邰太史書則敬可亦遽然逝

矣傷哉按序微可自題述子月又言其年過潘稼堂京邸復得此書則作序應在是時豈微可所藏原稾反未入此序耶余嘗謂近代知中西歷法而自有特解者三家南則王寅旭揭子宣北則薛儀甫嘗特為之表章而稼堂尤拳拳欲余至吳江共讐寅旭書以壽梨棗馳書相要約而余適去閩比己卯冬歸舟相迓請則稼堂遊屐遂在羅浮何相需之殷相遇之疎也長公文虎出其家書目有余所未見寅旭書數種又知王有女弟甚賢淑頗能

收藏遺帙倘天假之便能及康豐刪此底諸御敘可亦當愉快於九原而余且老病終未知後此何如耳雖然作者之精神不沒珠光劒氣由必有時且安知後世遂無子雲也哉可歸後余既嘗序此書閱十有二年乃於嘉禾友人張簡菴處得今序而今又數年矣日月易逝有感於友朋生死之故聊記其略康熙甲申重陽後五日勿菴老人書於天雄署齋之八栢軒時年七十有二

書卓鴻臚手錄唐詩疑鈔後

唐詩就鈔者吳興顧大司寇碧溪先生所輯而鴻臚少卿卓公定菴所手錄也是選也坊傳本頗少以存後附明人詩一卷亦多名選欲載中間雜以濂溪康節數篇蓋公隨意擇鈔以自怡者字畫古勁整潔而瀟灑戊子仲冬余過邢上從卓子鹿墟許得而藏之鹿墟爲公元孫傳世五葉歷年百數十載存更變革家數遷徙而手澤如新楮墨完好可謂善能寶藏矣鹿墟選刻遺民詩闡幽與微竹垞太史稱之謂當與谷音天地間集並垂鹿墟又

嘗從大帥開復閩疆提軍轉戰而以思母之故飄
然謝歸遺產無瓶數傳一襲食指數百徒手枝撐
而詠歌自如門內雍肅其於苟守之際豈不亦知
所重輕哉余嘗見著漢與唐荊川先生手書往復
言曆算蓋好學深思能知其意者荊川論歷精語
略見於周雲淵氏書中所舉如鐵騎橫陳於萬衆
之中而或反謂唐之學出於周余竊不謂然近聞
唐遺書稍稍流布庶幾足徵余說賢者之貴有後
人信夫而司寇自測圓海鏡弧矢句股諸刻外所

著歷法書不復可見其亦有善能寶藏手澤或手錄以存者乎安得過吳興而一問之

書遜國傳疑辨後

明之事有爲前代所未有者五得天下於羣雄而庚申君遠遯更姓改物元祀不絕獲其太子仍送還之一也一統垂三百年無新莽武曌祿山之亂及晉委中原宋割十六州南宋棄汴之恥二也英宗北狩能歸歸且復辟三也縱建庶人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四也靖難之師天地易位交而讓帝

遜荒燕雖成其篡而不成其爲弑向使後無附戮
之慘以覩喋血禁死者數不有聞丑也近代文人
或疑致身錄等書之後出而並疑遜國之非眞抑
過矣老友宋豫菴輩痛其事爲作遜國傳疑辨若
干卷凡諸家述作有相涉者輒錄之遊蹤所至遯
逈者儒老衲往往能道其門龍潭遺跡必詳徵其
實深山破寺不憚遠涉或得以瞻拜遺像觀乎聲
則悄然以悲人有自滇黔蜀楚來者輒從詢訪或
得其一事之流傳一二語之題咏則欣然如獲異

寶如是者積數十年又闢西山有天下大師之墓
乙亥丙子間年已七十乃芒鞋擔簦從一杖頭走
數千里入京師往尋之凡三至西山果遇老僧壽
裔指示其處而猶以未得原碑為憾二十年前收
得譜牒中進文秘鈔二冊不著撰人姓氏近乃知
為金陵劉貞侯家即多方鈔得全帙於宛溪後人
兩家書皆成完璧歲辛巳余臥病坐青山中豫章
忽至相見驚喜蓋別來已十有四年久闊既不能
驟別又陰暑霪潦阻其歸輿遂几坐余小樓中取

所著傳疑辨與衎鈔兒卷本重加編輯閱數月而書成雖敝廬穿漏不蔽風日手不停披似窮山之脫粟啜粥茗蔌菜根不以爲苦也時或高吟長嘯若親承遜國君臣杖屨於山巔水涯恭其光儀聆其緒論時而意氣勃發振髮戟張抵掌呼搶若身與從亡之列有不共戴天之恨旁觀者逌逌然驚而孫菴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嗚呼大孫菴豈有所爲而爲之者乎事在數百年前而聞風激發於數百年後至性之相感不可解於其心又況其躬

逢革除之變義士忠臣滿天下至於蹈湯鑊糜十族而無悔則豈不能共効死力以全一出亡之故主而乃欲斷其爲必無之事乎且天下理之所無而或爲事之竟有者亦多矣以秦皇帝禁衞之嚴法令之酷急而博浪一椎及其副車大索十日而終不可得此猶或謂有神術奇謀乃若后緡以方娠之婦人亦能逃出自竇以歸於有仍而生少康雖羿浞之雄桀不能加害蓋人定有時勝天天定有時勝人爲人臣者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濟

其主於心不可爲之解固非事後所能逆測而高高者亦將陰相之有出於常理之外者矣吾觀豫菴勤勤焉著辨之意直欲動天地泣鬼神而益思當日之身其事者當更何如故備著之辨書所見使讀是書者知豫菴爲此之非苟然而有以破其疑也康熙辛巳中秋前太陰會歲星之日謹識

書未斷聖教序墨搨後

吾鄉倪觀湖吳晴嵐兩先生皆善書法余皆獲從之遊而未有所得至今媿悔倪師嘗言右軍書似

左傳大令似莊周北海襄陽皆聖教之的派晴崑則謂余近見能書者多然能用古法者概洲而外不多見也兩先生書法各自成家而其相質於形迹之外如此未斷聖教序相傳吳正肅公家物孫子季虎少從晴崑遊學其書法并臨摹之無何得之於易米者既非舊物之幾失復存而以猶求得其題跋爲憾夫善書法者每得古人之一點一畫知其用筆之工而區區致辨於題識收藏印記及絹素裝潢之新久以別眞贗則覽者愈巧漆園

氏所謂并其符璽而竊之者蓋有之矣將予其能寶藏之具眼者自能別識余不善書法不能爲茲帖重也

金陵襍詩書後

人無所感於中則詩可以無作吾作詩而不能生讀者之感則其詩亦可無作夫金陵固今古詩人憑吊詠歌之地也吾友符元彥取六代以來事之足關哀樂者繫之以詩其閔世也深故其懷古也切其取材也選故其寄興也長麗而則質而有文

怨而不怒其有所感也夫讀是詩也其亦將有所感而興也夫

書地理集解後

地理集解一書集衆論而折其衷略去枝蔓獨標勝義非深於此道者不能作也惜前編論公位處太迂而鑿宜盡芟之則醇乎其醇矣今夫仁人孝子求善地以安其親之體魄福報原非所懸雖然子孫者父祖之遺也吾之子孫父祖之子孫也地吉而子孫興亦所以安父祖初不必諱言之然其

要則在修德以承天休而已廖公曰若是惡人與
善地禍福皆反戾故曰人傑地靈今人或亦知吉
地非德不能致不知雖有吉地而無德以承之則
亦不能享譬若樹焉欲茂其枝必培其根根培矣
枝茂矣而其中仍有枯枝則必其摧折凋朽而自
絕於樹者也自絕於樹則根之氣液雖盛而有所
不能受豈種樹者能豫定其花實之出於何枝主
何公位也哉一父之子一祖之孫而興廢殊焉亦
若是則已矣根雖盛不能生自絕之枝地雖吉不

能蔭敗類之裔而屑屑於前砂龍虎穿鑿附會耶吾願讀地理書者信其所可信而毋信其所不可信斯不爲書悞矣書以明理而非明理亦不能讀書又不獨此書爲然也

虎口餘生錄書後

邊大受崇禎末令米脂募人發李自成父墓自成陷畿輔執大受於家將用爲犧以祭墓會自成敗獲免仕　國朝爲某官世所傳虎口餘生錄即其所自述也自成以一狡賊披猖覆明二百餘年宗

社所過誅夷屠滅發人坵壠禍延枯骨而莫可誰
何大受乃於其威勢方張之日與之爲難獨行其
志淺天下忠臣義士之憤且當是時喪亂之餘遁
避者百方未能苟免而大受萬死一生終然無恙
讀是錄者知有命之在天即自信可以不惑邇說
者遂以自成之敗爲大受功此大不然夫風水之
惑人深矣孝子之卜宅兆也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黠者乘之遂操禍福以中人謂人生之一切感召
吉凶悉由於葬親之故而其害至不可勝道以自

成之兇虐狂背雖不掘其父墓亦終不免於敗不然張獻忠等之先墓又誰知之而誰掘之楊璉真珈利宋陵寶玉而發掘冢之禁者或亦以此絕趙氏復興之望也起龍谷不起陵雖子孫莫識其處藏之可謂固矣然亦不復興或以帝王關天運與常人彼魚朝恩遣盜發汾陽父墓而於汾陽之享受毫無益損抑又何圳吾懼其說之不可以訓而啟人不仁貽死者無窮之患故具論之

書封吏部尚書陳太公捐粟惠民錄後　代

某昔令北屈距高平千里而近咨往往為逃役中
風俗之厚及所稱封翁陳太公者心嚮往之已入
廁臺班而太公之子司寇公為總憲挺朝夕侍從
某以母憂去位服闋赴補而司寇公又尋自家宰
還長臺端以是服習於公最久而知太公之逃事
尤獨詳也當明之末造流寇起秦隴間太公從其兄
侍御公築樓山椒集鄉里為保聚甫及成而寇偪
至遂圍其山計惟求援於州兵可以紓難而寇擻
中人無敢應者太公慨然自行夜縋而出所縋之

綆中絕顛僕李忠急下縋以挈之還則太公猶未甦也家人甚恐至昧爽而霍然起了無所苦若陰有相之者於是賊環攻之三晝夜不能入則斷汲道以困之太公命汲井水揚於樓隱示賊賊智屈引去樓中近千人悉賴以全己丑婁壞之亂其黨據州城以書招太公太公毀其書賊怒以雲梯大礮攻樓甚急樓且墮會大王師至乃解去是時樓因故壘增廓來依者衆全活益多嗟乎喪亂之餘屠儈[illegible][illegible]之夫受民社之寄一旦遇倉卒而遁逃

苟免者比比也太公以一布衣爲睦婣任卹之心遂挺然爲鄉閭捍大難守一傳以支巨寇當其子身負血裂書峻拒莊復討萬全豫知有異日之寵榮壽考與子若孫之揚顯哉惟其至性過人智勇並生而事亦以濟嗚呼若太公者固天下士大夫所當則傚非獨如古所稱鄉先生爲一鄉師率而已余故讀翁捐粟惠民餘而并記其逸事如右云

書陸稼書先生誄言後

憶庚午歲晤先生於京邸出所藏靈壽縣朱仲福

折中歷法視余余受而讀之則摘錄鄭端清世子
載堉書也仲福高隱質行聞於鄉邦不宜襲人行
世之書爲已有竊意其時鄭書初出而仲福能博
涉輒摘錄以自怡如中郎之寶論衡其後人不察
遂以爲仲福所撰耳按明三百年行大統歷實即
授時而惟鄭書能深言立法之意今得仲福鈔撮
其要本書益加條暢當正其名曰曆學新說鈔即
可與本書並行不廢先生深以爲然因屬余爲序
而欲付諸梓明年余客天津先生以言事放歸特

維舟過訪余於館舍取鄭書與仲福所鈔詳加參閱錄余所爲序以去考端清本書初名黃鐘曆法又名曆學新說進呈神廟下廷臣閱議而禮臣覈疏漫無可否惟邢觀察雲路改曆疏中頗援端清奏牘爲徵曆官且詆然前奏斥爲干紀乃今觀邢氏律曆攷則所見猶在端清之後斯亦未可謂能讀其書者蓋當時知曆之人若是其希也而鑑壽一布衣乃克潛心探索落其實而取其材固已奇矣卽仲福之珍爲秘本錄以自怡或亦未遑多以

示人而後此數十年乃復有賢大夫陸先生者來尹靈壽旁蒐藏帙爲之彙圖表章校刻於其身後則甚矣人生平之著撰精神所積久而愈光一時之顯晦信疑何關得失然則著書者豈不當以百世可俟爲期抑安可以人之罕知而不慎其筆墨嗚呼是可以觀矣先生理學名臣卓然非其專習而汲汲不忘此書其與人爲善之懷是乃所以爲真理學與其在京邸斗室蕭然圖書半榻門庭如水若未嘗居言路者鄉組之最訢然就道遂聽卷

怢悠然故吾人但知其直聲震朝野而不知其養之有素所操罔自有本也蓋自天津執別東西南北無復相聞亦不知書之刻否然不意遂成永訣悲夫因老友宋孫繇有哭先生文亟灑西洲之淚謹附記其逸事

馬文毅公草書字彙跋

自有書契以來法因代變至秦始有隸書以趨約易漢乃有草書則其變已極然有變而不變者以其源皆出於六書故漢曰章草謂可施之章奏也

史記三王事褚少孫論次其眞草詔書使非有相承定法則人可意爲其可以通行上下乎顧篆文自許叔重氏說文解字分別部居不相雜用厥後眞書撰次代有其人至冢誕生翁撰字彙檢尋特便至於草書則僅有點法辨疑略而未備非精於古法者不能詳也馬文毅公以方叔召虎之才博覽多通尤善草書凡漢晉唐宋元明諸家法書名跡靡不畢心畢究辨析其同異離合於微茫疑似之間略倣字彙分部以類相從取材旣富鑑別精審

法家所未嘗有也公既篤好臨池公餘多暇輒以
自娛其開府粤西也將軍孫延齡乘滇警變生倉
卒圍公廨脅公既知其不可動則幽公別室凡四
載公惟誓一死以報國更無餘事但日取平時所
彙輯重加整比臨摹爛然成帙其小楷標目則公
側室顧夫人筆也顧夫人後亦從公以死　王師
戡定公家子奉　命迎公櫬乃獲之於廢垣敗篋
中今公仲子池州使君實茲遺墨爰屬善手鉤摹
勒石以傳無窮後之覽者當知公搦管時固已視

死生如旦暮故能從容閒暇不改其常度悉出其生平所得以與古人相質證一點畫一使轉皆有浩然之氣行乎其中其忠忱所積刑於閫門有以感天地動鬼神使呵護其不朽之手澤以遺之後賢則一展卷間而公之生氣凜然如在所以感發而與起者在綱常倫紀之大又豈獨使人知草書之有法度而已哉

共食圖記跋

郡太守佟甫士使君出示共食圖記及其圖某受

而顗之喟然歎曰仕學之分久矣使君其古之仕
而學者與宓子之宰單父或疑其少然卒以鳴琴
理者所師友多君子也使君起家宰洛西年如宓
子所延致皆河洛閒名儒淵雅道素以相切磋亦
如單父使君在洛西十四年與其人士若主伯亞
旅若父兄與師之於弟子旣鼎新數序聳與學會
又以其餘力闢官舍隙地而圃之瀦水爲壁池構
亭臺小院與賓客遊處其閒攷古斷疑悠然自遠
按圖徵記猶令人徙倚徘徊況久於斯圃者乎余

于車同於使君之遷楚守也不勝生聚散之感乃詳圜之顛末而爲之記使君亦眷眷焉命善繪事者繪爲圖畫以志不忘今夫學而後入政人皆言之顧學止辭章或不適於用票擣民社假手捉刀簿領紛拏日不暇給以視洛西賓客何如哉夫心有餘於事則事治而不勞事有餘於心則心勞而政益以拙清明在躬萬事就理惟仕而學者能之而非詩酒優游之謂也側聞洛西得使君而人文蔚起至於今弗替使君之以教爲治以學爲仕

小試之爲宰大用之作郡茲稱爲吾言驗矣寗都自昔多賢守然惟盱江羅近溪先生以講學爲政事設書院會館以居學徒致龍溪緒山諸老來主講會或相與探奇山水六邑名勝多遊跡焉而郡乃大治繼之者使君矣茲使君方修復文昌臺正學書院汲汲以振興文教爲已任其將大有造於寗而異日爭傳爲盛事播之風謠又豈讓所記之洛西乎

跋與石居記

與石居在寧東溪溪上之東又東距所居數十里產異石主人羅而致之庭下朝夕與居故遂名與石居焉澗戶某君爲之記於是余適有入山之役某君寓書天度屬郵致其文而文在姑溪友人所未得致并未得讀也天度笑謂余子其跋諸夫余何敢遽跋某君文閱之古之贈人也必有先先文以跋或猶行古之義也夫乃作而言曰文章家名能記者則首柳州矣爲文鑱削峭刻與山水爭勝然大都多廣以南或謂其山水靈秘有以發之其

所以靈秘則多石也願天壤之大山水所在多有其以石而靈秘者亦何獨廣南雖靈秘如廣南獨不得柳州其人一至而古今之爲柳州者又或不得一遇如廣南之山水之靈秘今柳州遺跡多不可復尋而其文特傳豈非石亦有幸不幸哉乃柳州亟稱廣南多石而少人雖出於無聊抑鬱發憤之所爲作使當特其地有稍稍嗜奇慕古者流爲之開擴點染酬唱相宣抑立言與至此耶以寧陽之產異石而又有嗜奇慕古如主人者能羅而致

之以與之居吾知某君爲文必不勝愛重敦勉之意而非僅僅爲幽巖怪崿寫生傳幻如柳州而已天度曰然遂書之以歸主人異日者使附之某君之記之末

梁崇此印譜跋

唐以後始有玉箸朱文漢晉公私印章多白文以銅鑄軍中印文多鑿者取急用也蓋銜將以此爲信略如今之用押字又其用在內空故刻深而鑿去圓無意於工自然入古後人不講於篆法源流

而強爲剝損以求似故失之愈遠家先從叔悲曰
諱士珩雅善漢章其論如此以余所識程穆倩陳
師黃胡省游皆能以意倣古庶幾得之而穆倩則
嘗從遊於漳浦故其學尤有本末吳中梁崇此洪
年少多才嘗過榆關旬日題咏成帙而特好六書
筆意古質無篆刻家習氣余於友人胥元彥所獲
見其所輯秦漢印章襍以己所鈙幾不能辨而崇
此方蒐討古金石文字孜孜不已極其所至將入
古人之室不啻軼諸子而上之矣昔羅泌謂篆籀

並作於一時而水經注古棺前和有八分唐人錢譜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有今筆攷丹鉛總錄謂舊契既作字體悉具八分不始於秦小篆不始李斯然則秦丞相獨以小篆名家者工力勝耳厥後李陽冰生於李唐亦得其法金陵孫吳紀功碑斷而爲三千五百年人不能句讀吾友周雪客鄭汝器搨而合之三段皆相屬有文理遂成完碑祟此愼自愛人豈有今古哉

錫山友人歷算書跋

錫山歷算書者友人鮑燕詒楊學山之所作而學山之祖定三爲之裁定者也其書有步日月五星之法有說有圖以推明步算之理余嘗謂歷學至今日大著而其能知西法復自成家者獨北海薛儀甫嘉禾王寅旭二家爲盛薛書受於西師穆尼閣王書則於歷書悟入得於精思似爲勝之錫山書多本嘉禾然如月離表法不與歷指相應嘉禾與北海書深疑此事而錫山諸子能以再加小輪與表密合不啻靑出於藍矣寅旭與余同時在江

以南而不相聞知不能相與極論每用爲恨潘稼堂太史屢相期至其家悉致王書屬爲校注以事未果錫山乃先得我心可見吾黨中故自有人也庚寅之冬偶有吳門之遊學山同吾友秦二南挐舟過訪於陳泗源學署出示此書余亦以幾何補編相質約卽往二南園亭下榻爲十日快聚乃又牽於事一交臂失之而鮑君適於其時病卒尤可悼惜余每思再過吳下而忽忽遂餘二一載今行年八十且多病不知能復出與否故以余鈔本因歷

文僩君歸之而留其原本并敘其因起如此昔凡
五册溯源星海二王寅旭野歷圖注一二三所法一
火星論中多采余説其書係余客燕時與錢塘
袁惠子辨論而作雖存稾本未嘗多以示人不知
錫山從何得之豈卽袁君所授耶然卽此見袁君
之虛懷與錫山諸君子之好學矣此學甚孤有從
事焉者或株守舊聞各持一得之長而不相下同
力合志之友古所難也而又兼獲孝州處以相
與萃其才因序此書重爲萃倖庶有以使之合并

而成就之乎康熙壬辰臘月既望

埜道人小像跋

余獲交埜道人蓋自竹冠先生云道人花鳥得宋元人筆意片紙走天下好事者重貲以購覓道人未屑屑應先生與道人友相得最驩且久先生曰今道人繞指柔也以余觀道人殊不柔士挾一長竊竊然附青雲翼希施者無不至道人俯仰時俗意所到必身退無所復難酒酣箕踞抵掌慨慷激越風生而濤怒也睥睨千古身後名猶不足當意

者尚何有當世由先生言之乃猥道人之狂而余猶狂道人之猥是道人之穎處而或脫也豈不以時哉

陽宅九宮書題辭

近世相宅率祖黃帝宅經以八卦分東西四宅余故嘗疑之歲巳未於山陰友人得所傳恭講僧九星飛白之說吉凶方位與八卦正相反然其法盛行浙東僉謂奇驗亦如八宅家之信宅經他不具論姑以坎宅言之在八宅則西三門不可開在九

星則離爲五黃關煞然則都邑有東西門者皆爲相犯而官衙南面皆犯關煞乎此不待智者知其不然矣新安王一之著婺心集楊長公著理氣考正論皆闢八宅之謬然未及九星者未見玉鏡篇青爾周太常修應天學豫識大魁三人果符厥兆金陵人至今能言之然乃嘗見其陽宅定說則亦未拘拘於東西之不相犯也說者謂古人理氣授受別有與旨不肯筆於書其果然耶夫向明而治本之易傳堯舜以迄近代未之或改在遷都立郡城

門術道之橫從皆歷代名賢所區畫乃學者漫不參究而徒區區偏守乎俗巫之說傳以矜奇秘豈非大愚且夫知其一說而不知又有一說則無所復疑而不更尋省而於是迷惑拘礙窒閡以終其身自誤誤人貽害萬世嗚呼可哀也已吾故特存此書以告夫世之專信八宅者非欲其舍彼而用此也將使之破其所恃以生其疑問庶幾能深思博考而有以盡其理乎

卓子任山堪語別圖題辭

卓子鹿墟以丙子春暮與余相遇于江于自誦所作詩落落有奇氣余固心異之已從亡友汪淡洋所獲知其從軍之槩己卯秋復遇之無諸城爲余言閩疆開復大第及金厦門澎湖臺灣雞籠淡水諸海道歷歷指如聚米夫自東南用兵以來策籍行陣用戰績起家不知凡幾而軍興方懸賞格招徠攜貳波濤之民鯢桓歷變幾以投戈就撫爲終南速徑其發膴仕擁纛建牙者往往多有卓子一書生提軍入險親冒矢石裹創轉鬬爲士卒先所

向克捷功在旦夕乃忽憶老母待養遂亟謝病以歸口不言功併所積勞與加已授之職一旦決然棄之若敝屣今其來閩也涉揚子過金山虎邱泛西子湖觀潮於錢塘溯嚴子陵釣臺所至與吳越詩人搜奇弔古轉日夕留連而不忍去同遊諸子各作圖畫詩歌贈之爲冊諸卓子旣自志甲寅乙卯間事而人亦不復知三衢八閩爲卓子立功之地矣嗟乎後之人不於是可知卓子也哉

續學堂文鈔卷六

宛陵梅文鼎定九甫著　孫瑴成循齋甫校梓

行略　祭文　銘　箴　贊

梅節母行略

節母姓鮑氏鼎高祖南溪公母弟瀛州通守嶧陽公孫爽祚妻也鮑寧國縣著姓父汝士祖志三皆名諸生明天啓初春二月訛傳將采民家女充掖庭江以南盡譁女有容儀者輒倚以避選其不及年者則送之壻家母以是來歸年方二七姑王氏

女畜之將涓吉以成禮而顧祚幼失怙姊壻已氏罷襟以妄聽妖覡詛魇人獲罪於其族族之人乘其兩兄之殉脅而分其田秋顧祚往為姊收穫遭群毆歸咯血旬日不能起垂涕告其母曰兒死矣其忍以就木之餘名少女為妻乎其速歸之母以語節母節母不可曰是何言既受父母命來歸又早而返不其辱我先人乎其不能成禮命也倘有不諱當侍姑老死此數椽中仳不忍聞也言訖泣然姑感其義遂不復與顧祚辯愈冬十二月告廟

令醫爲明年疾復作俗工誤投鍼筋錯而攣骨痿
兩足廢不用毋教然上奉孀姑退則謹候疏祚動
息涼燠食飲藥餌十餘年無怨怠無何姑及疏祚
先後歿產盡於醫子女在襁褓而外又無親戚可
倚仗毋蚤暮紡織縫紉衣襪粗履易粟自忍饑以
哺遺孤非其力雖絲粒勿以受有饋之薪糗則以
女紅償其值焉今年七十有六蓋積五十年而操
作未嘗一日懈方崇禎末旱蝗洊臻米踊貴盜起
民流雖素封家不能保毋以二十四稱未亡人徒

手育三稚兒火不舉者屢矣宗姻憫之咸多方諷母母以死誓莫能奪嘗大雪數尺抱兒告糴於鄰鄰貸之粟且歎息傳語之以謂歲月之逝逝莫可知也而時事益囏與其弗能終無寧蚤爲計母聞之泣覆其粟雪中去舟中宵倦欲則益奮勵以針自砭出血曰若不憶告糴時乎不自力糈所得食長爲所笑矣雖冬夜無火手足皴瘃僵凍不稍休嚮曙被或疑其重詗之則猶奭祚時物也蓋朽絮敗纑苧葴以相縈綴焉姑性卞急雖事母能得其

歎姑爲嫡子居守得疾危甚母泣禱神曰敝左股肉右手持利翦翦之雙目忽瞻若有助者肉墮几上躍而動取貯椀中猶蠕蠕不已急擭切作羹盛之瓶而搭擸之加鐵繩自持餉姑遇环玫於門上之藥宜病乎曰死者卽起生者將逢其怒母含淚私祝以俟至則姑舌縮不省人矣擡而坐進一匕遂能言自索筋盡嚼之怒其少也詬之如环玫者言與而歸自是彊健又五年而卒初祓祚疾劇時四肢盡癱瘓作楚呻吟遂旦醫謂不治母亦刲股

而飲之諸若如脫兩創處皆無血以香爐盒之尊作蟬聲皆不數日而瘢平嶧陽公有惠政於漢陽生四子孫枝衍盛戶部郎無華公其一也不數傳或有無後者節母以一女子茹荼自立昏二子嫁一女有內外男女孫與諸宗鼎峙豈不可謂無天道矣

論曰甚矣例之域人也旌典以年未三十守貞至將六十猶存而無改操者許建坊而志乃不傳先存何耶豈非以令甲須覈澂而鄉評歷久彌真故

無論男女卒以難捐而定與其夫之死而靡他者貞婦之所得自爲也由是而其孤成立或以大其宗然有天焉貞婦而得孝子以爲之顯揚聲施後世誠所大願若以伶俜枝拄僅能存一綫之緒於將微此其事隱約而功實鉅其爲難亦倍綱常天地之所以不敝乃往往男子去之而婦人存之尙貴者志之而貧賤守之因立言君子所不欲聽其泯沒者矣康熙丙午丁未間梅氏族譜成曾破例書母節孝事采以爲公癸丑癸亥兩修郡志限于

例不獲載當事者哀其苦節貧不能 上達也特書額榜其閭且錄其寶藏之所司爲他年載筆地某乃述其略用告來者俾有所觀感而興起焉康熙癸亥七月族孫文鼎述

祭施侍讀愚山文

嗚呼維公碩德表正邦俗天不憖遺騎箕胡速公歷中外風徽穆穆浴澣清華討謨黼黻合聲承豯宜家及國存順沒寧反躬良足所憾江城間茲豁不祿始之撫宛句之濱丹旐言旋並來哀吟刻靡

知交誼重情親惟公至性實稟家學嫡嗣昕發遠
宗濂洛贈公純孝行姚曾史亦有賢叔因心則友
爰及於公如醇益旨一門之內雝雝怡怡少長無
間執禮敦詩源裕流清根蟠實大發爲高言度越
時代筮仕秋官比附明慎日暇心休頌容嘯咏
特簡司衡講學東魯甄才興行蒸蒸復古分轄湖
西以教爲治反側解散噓之元氣白鹿金牛修廢
舉墜十載里閈事叔如父親串過從交皆布素把
酒論詩不知貴倨林居平淡若將終身徵書異數

敦迫乃行宏博登庸優游禁苑授筆大官網羅龐倦明史手成七十餘傳中州典試矢志公明正巳率物規約羣遵程式有則高懸國門嘉命重申帝典斯述閭望攸隆圩公啟沃　寵渥日新玉楨遽召歲豈龍蛇厄乃吾道尤可痛惋伯子明經才奇年壯積學修身憂勞不起地下從君酷哉彼蒼不弔頻仍憶昔追隨時聞緒論曰擊道存宜昭義問感公念舊更篤友生才彥後起公借以名短翮乘風俾就鴽騰方斬聯步仰佐休明何公弗待覽

史修文鳴呼公殁京邸弁訃同官名儒英俊爲公視含元老巨公致奠作誄述行銘幽千秋洵美生榮死哀俯仰奚愧謝君道術若夜逝知翛然去來何慮何思惟善其生乃善其死生平所獲此足觀已嗚呼橋時雙溪山來北郭顧瞻前後一何曠邈江河之逝汩汩波翻公今復往誰砥其瀾能無對此出涕潸潸嗚呼公文在世公愛在人靈爽於昭公其儼臨醴酒陳辭樂此微忱嗚呼痛哉

祭汪仲熾文

嗚呼貞友希逢精修罕遇至詣闇成中道輟步天耶人耶孰明其故能不傷悲涕零如雨於惟仲姚學有淵源恂恂鄉黨行循其言在昔川江六邑有會學特承流悖君數指衆世滔滔辭言學道性命微言聞皆失笑君能屬倚善尊所聞道勝而腴者丈聰明頗親如愚懷珍被褐玉醴黃蒸炊餐食液嗚呼雖信難行實惟茲事弗求制獲弗行奚至余質凡庸聞道若亡如蠶自縛欲出無方君洗以善道存目擊而今已矣時戚予溯君嘗語余以是皆

行則絕諸緣往訊良朋非歲晉來謂將北上匪榮雞肋用息塵鞅從此挈家就余相規斯洞攜杖共樂驪獻捧函三歎慚余塵鹿豫擬谷丹導我溪谷寧知丞訣天乎何速嗚呼天不愛道而獨君靳魄豈道生分或有定遙遙燕薊爲程數千過載安驅尚怯風前君乃徒行直趼至彼廷對雍容文辭洵美強固精明良足徵已歸程多暇寧忘肩輿乃亦曳履坐憊長途千將之餘以剸蘿甕進城夜光甃砌爲用半生勤毖崇朝而畢甓成一簣垂半九十

天實爲之咎將誰執嗚呼數君學行醇備靡虧離
塵遠俗皭然不滓逍遙去來可謂全歸哲嗣敦樸
克傳詩禮君於守待亦罔憾矣獨此區區未畢君
志亟成輒止使我心癡我行雖孫綿好君門而我
之慟匪以朱陳憶余去官行適旋里命兒視君君
日必起江水悠悠倏令來視心淚幾何而能堪此
嗚呼雨雪楊柳年光旋變宿草欲青淚珠直濺君
之情進厥終尚鼎作輟如余復何貴爲郁吉思此
能無溯漣我聞道人機有生熟縱有牆壁志堅能

績君今槪化茲因不昧用陳蕪辭庶慰微意尚賜提撕警余俾發嗚呼尚饗

哭從弟中伯文

嗚呼痛哉我中伯遽如是終耶以君之學通經史才擅雕龍萬斛文源倘馬可待取青紫固當拾芥即不然而書記從軍亦得稍展其抱負顧乃白首諸生屢困場屋文以才高見嫉龍性難馴至覓一館穀之地而不可得天乎何厄君之甚耶十年以來獨行踽踽遇益窮而守益堅終不肯受人憐因

人孰惟往來於荒村里塾如木鐸之周流後生經其指授皆以能文然皆意至而來興盡而返未嘗終數時淹也過者　國家右文興復古學謂比偶之長判不足用而改用詩篇如唐試帖之制竊意君得意之期其在斯乎而吾家之後樂適將落成吾方欲延君爲學者師以大興詩古文詞以復我前輩嘉隆間之盛事君亦磨礪以須取唐人排律而詮釋之將以便初學特來告我云已訖成數百不旬日即可成書而言猶在耳遂爲天所奪嗚呼

痛哉君多怪少可而獨暱就余蓋氣味相同非獨以摯從親也吾雖十年以長而所資益於君者甚多也吾既老不能出遊城郭中亦不時至所比鄰朝夕相依君一人而已每君之出則徬徨如失手足而不謂竟先我而長逝耶吾有言誰與聽吾有疑誰與析吾有作誰與定耶家課誰與興後生好學者誰與倡率耶嗚呼痛哉君一生獨行其意至死不回孔子所謂志士不忘溝壑者君其有之亦何憾哉獨是君所爲詩文走筆千言隨手散落庶

將收拾其僅存者護為護持以待表章是余輩後死之責矣吾耄而衰頹不能自哀其集安能為君然此意不敢忘也庶存此意使後之人為之乎君其不昧尚鑒余衷功嗚呼痛哉

王太夫人祭文代

名世鋋生必稟母德如彼棟梁厥產山澤山澤虛涵以毓圖楨鞠育教誨功並生成天佑碩輔亦佑其母眉壽考終遐福㝠厚惟太師母世門名門上下和敬家無閒言中饋克相儉始壺內其稱未亡

徽音克煒惟我夫子將方數齡惟侍御公友于情殷頊割愛息以爲母子母實恩勤出腹如已繈緥誦讀形影相依撫摩頭復俯無瞬離有時冥命晳歸省侍母輒倚閭盼望垂涕慈仁深浹義方是圖以母節操爲師楷模於是侍御起家經術鴻辭麗藻藝林傳述訏謨底績敷奏登庸兼三不朽爲時所宗師受母訓力紹家學早歲蜚聲巍科踵綴鴻歷淸要典試兩闈取材鄧林甄拔靡遺辰告遠猶文章經國美在其中發於事業爲川舟楫爲夏霖

雨在周旦奭於唐皐禹凡茲勲德淵源胎敎又嗣
貞母蕭陶有道頁金旌函復入艮治慣醉氣備能
無鏌邪吝歲之春喪姚太君師歸襄事母時八旬
方幸膳依朝夕寢侍含飴堂兒脩善飯　帝思
良弼起公於家晉位中丞馳驛拜嘉孝子依戀忍
去慈幃母曰君命往哉勿疑庶幾顯揚以忠成孝
誰期婺星遽隱西曬在母懿德比貞松柏天年上
壽寵命三錫脩然去來無疾令終五福既備時則
能同我師苦塊亦侍嚴親省覲悲懷用慰趨庭誰

是蒼生殷勤待澤脊注方隆爲母銜卹其忝門墻
休戚匪殊聞哀愴悼能勿漣如王捏罔稍未遂奔
哭聊申蕪辭以佐芻束絮酒在尊楮帛既陳母其
有知尚鑒遙忱

祭劉母文代

嗚呼天奪吾母矣乃復奪吾伯母耶吾喪吾母無
以生爲矣乃吾母未葬而伯母又繼之亦何辜於
天耶世之結交者衆矣惟我起潛長兄磊磊落落
少所許可而獨與吾善其視吾猶一人也視吾母

不啻母也吾升堂而致敬伯母之愛吾不啻子也吾兩人眞如一母之子吾兩母眞如一人之母也兄南行而見吾母吾母見兄如見吾也兩母時相寄問雖千里如一堂焉吾羈北方不得時時侍吾母獲侍伯母如吾母焉吾之不德吾母見背而伯母悲矣兄之所以哀吾者靡弗至矣吾方風木銜悲經營宅兆庶幾於服闋之後僶俛北行稽顙痛哭於伯母之前以訴吾母之勞瘁而今已矣嗚呼豈不痛哉以兄之賢養生送死無所不竭其力誠

孝之感用致良樹以來二人而又分其餘以及吾
母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寧惟吾子若孫𥙿之世世
凡有母者皆感之也有子如兄伯母其可以含笑
於九京矣又况二難競爽孫曾環列振振繩繩伯
母之令德壽考親見後裔之盛且賢夫復奚憾獨
是吾之不孝不德與天降割吾母之含而不及視
既不可以爲人矣吾母之窀穸未定而伯母繼徂
竟不獲泥首幬帷拊棺一慟抑又何以爲心乎嗚
呼我母之旬惟伯母知吾失吾母猶伯母依天之

厄我相繼我違如痛重灼心魂驚飛音容匪遠展哀何時燕山北首黃河東之河山有窮此恨無期和淚灑哀靈其鑒茲

先王父研銘 有序

嗚呼此先王父所遺之研也先王父棄小子鼎十有一年矣憶先大人教小子初學為文時王父年且八十每旬三課王父命題必二鼓中晨起注水研池拂几席未定班班然聞叩門聲則童子以題紙下手書也亭午童子至問課畢否自偈其至文

成督促者屢相錯大風雨無間棄脫呈塾師閱定
亟持去呈大人再三十丈十丈擬不輕假許可余
小子讀文研北屏息侍閱一二語略合似首肯者
覘知望外矣已色和進而教之發揮題旨出所藏
刻作以示令諷誦畢徐與辨定當否小子益自喜
聞所未聞也已命并灘研閱於所課文中間作濃
淡點幾十數處不等或句佳處加之二圈文首加
點一二亦或一 圈最難得文尾作大字不滿志寓
激勸如是而已爾時小子寸奉而退拱璧不啻也是

時大人於小子亦嚴終歲閉之家塾從一先生別無他同學門無褋賓酬對益簡日授書有程新奇可喜靡雜之好不得至其耳目惟專習所業求得當塾師暨父王父意已而鼎泮游時年十四王父撫之曰余家於宜固衣冠族余先世則農而士及余之身而老一經貳嶷邑無所發舒爾父又老諸生爾勉之自是以後稍稍能自課所以督課亦稍稍緩每月終則裒集所爲文上之大人大人上之王父以取進止歲甲午王父沒大人界此併余小

于大人以家多難游遊四方不數年亦相繼沒悲夫悲夫余小子煢煢在疚護遺書奉此研周旋十餘年來所成就大略可知也爰泣而銘之以自勗銘曰

石一片自爾祖爾何修飛厥武德惟一罔不吉吾師乎介於石

靜室銘 有序

余仲弟文邪素耽靜其讀書城南靜室余嘗爲文送之室遠城可半里地高阜與城堞相望左右諸

岡錯峙前有澗環之深二丈許俯澗外平處迤而
上附城隅皆市廛闤闠千餘家支木橋跨澗纔一
人通而爲郡東南入出孔道橋之南道左叢澍間
籬落周布圃畦縱衡一僧食力無求人人亦罕至
竹木四映仄徑斜回松風乍鳴積葉恆滿屋數椽
不高頗整潔屋內金蓮花共佛三身外無長物頗
閑雅而弟與懷叔下榻其中柴關晝掩腮虛月明
琉璃夜懸研席如水又頗窅然以遠寂然以深余
過而樂之謂弟曰室靜洵不負人尚勉之於茲室

其毋負乃作静室銘

銘曰動自静來静由動顯苟無動者静亦何有離動得静動者汝心安有離處愛静求静静即是動以有著故至人無著亦無所静無静之静是謂常静儒者習静當于動中存不動體食息提撕乾惕戒慎日與動俱此中惺惺動且不動而況其静是謂主静主静立極天地爲室

日晷銘

寅賓出日寅餞納日化國舒長惟君子之錫福

又

赤位知時黃周紀歲歲圓象天位方法地準以垂綫方圓易道觀此洗心益我神知

又

度紀周天珠懸一黍赤中赤西自我作古以貺哲人惜陰爾許

星晷銘

日軌歲周天行時改用星推日知其所在無慭長夜有斯不昧

又

以星測日闘南於北在夜知時孔昭無忒惟君子之闇修萬邦爲則

又

黄道右升赤經左歷天步環周中宵不息伊誰喆人仰思繼日在闇而章與天無極

又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繼之以夜媚我幽獨

又

盤運如天標常指日北斗南辰視掌斯秩火滅脩容相在爾室

篠銘有序

余旣銘王父研因念古者盤盂几杖無所不在非省存也矧余小子乎作諸銘如後

座隅

天依形地附氣渺余躬參二際呼吸氣舉足地俯仰聞求自對

又

座擁羣書南面不啻息心其用羣書可廢敢謂坐忘庶幾集義

又

布袍適體埒土可耕澹泊寧靜毋搖爾精毋求謂當無辱斯榮

又

[illegible]攜卷何如守一言矜衆長何如袪一短

花瓶

吉祥者和解凍惟春相彼花瓶寓目忘嗔

筆

筆之未下猶中之竹節節悉具當其將下水出瞿塘滄海東注欲下未下神凝目聘引滿審固意之所至悉以筆從如形有影隨其曲折變化萬端而無形跡今與筆約但適爾性無枉爾徑爾權斯正

又

心正筆正古人有訓作字必敬

又

言可行斯德首行可言無汗顏

課所

賦名六合斯之謂愚何以攻堅悉銳一隅十二力取十五勢舉留彼三分以還朴純

硏

惟不動爲動君惟不用用以成渾且厚拙且恆深有功於斯文

墨囊

天之蒼蒼其色邪日月星河之相摩而益新其德邪千言萬言用子少許已足何不竭邪惜當如金

實當如璧彼叨叨者凌褋斗筲又足爲予褻邪

又

知其白守其黑不可窮者五色而莫我能忒

又

生於火成以水火水合體生生不已與斯文乎終始

格眼

格者合也格者至也格者各也各至者合之而罔不至也

文

或印之裏圭角渾成或映之外峭厲嶙峋印者從物模有時圯映者從我所謂絜矩

銅水注

不溢故容不傾不溢惟爾之骨貳神哉故淵泉而時出

硃匣

雜朱與墨天地之雜二者相得其用乃出于古之人才於焉黜陟聖賢之經傳聽之批閱敢勿敬乎

斯一點一抹

筆筒

筆偃蹇爾則植之筆縱橫爾則束之靜倒向天動順向地吾寫吾意

書簏

庖犧立象一畫盡意虞帝傳心十有六字溯流見源由本貫末反約何從博學詳說

又

過者飽蠹何以對汝藥實圃華不負書邪

又

能作自己觀許爾判斷古人能作古人觀許爾判斷自己

又

亦有書淫亦有書癖涉獵徒勞寸陰可惜

又

以悅耳目差賢博弈以資筆舌身心何益

算盤

交深則食留極乃逆當其動可以數得數窮萬一

弗窮寂不動譯策安從

爻

後位十當前位一一有十也下位五當上位一一有五也後之上位二當前之下位一一有二也是故上位二三各有五也下位五五各有二也二者氣也五者行也二五交感化出也一者太極也二者二其一五者五其一十者十其一通于一萬事畢也上位二而用者一也下位五而用者四也數有十而用者九也一常不用惟不用故常用也

又

嗚呼天地莫違者數也而況於人乎

尺

累黍致遠覆矩鈎深不爾自度物安從正

等秤

十鈞之衡至萬鈞而失則見大難也銖兩之制至

累黍而窮則取精難也

斛

盈於量人則槩之虛可受人則益之

斗

愚聞之師斗者天之號令惟其信所以神與虞典曰同律論曰謹同非一家一鄉之所能知也而敢弗謹與十升之器不知於故府之法何如也雖然此余受之高曾可以自信者其可寶執甚

方倉

平方積百立方容千忽微差謬廉隅不全

鏡

圓盂無方水直行寧曲影莫貸爾須猶惕然常內

省

扇

寒動不生寒而生溫熱動不生熱而生淸斯其爲大復而大勝邪吾於是而得養生

又

高視疾揮爾乃過眉雖則過眉人之所指澄神平氣淸風徐引事半功倍

又

有其具舒之卷之苟無矣舒卷奚施

又

備吾志質所疑神若物兩兼之

茶具

七椀風生蕭然氣清俯仰太空纖翳不侵

酌具

徵醞毓神三升益循天地絪縕太極未判

藥裹

於戲夫孰知安樂之為賊而瞑眩之為德

又

醫國於民養體於心標本之間聖賢所欽

又

藥猶兵也佳兵者不祥之器

竹屏

不能立其能行不能空詎能室

棊枰

制勝不敗置身局外

古閣研銘有序

覼行堂主人雅好古翫而自負精識所藏鑪研諸

器飾自詫爲希有雖賞鑒家不輕以示一日出一古研曰數百年物也蓋古之善書者愛之以之爲侚而復出於人間故其蝕乃爾研之長可四寸許闊如長五之三高如闊七之四足缺於蝕九之二研之面與池幸不深蝕楞郭特周好如故試之墨則大發墨異於常研於是有善爲研者武氏一見驚喜爲之作紫檀牀以爲之就其缺足齟齬拗垤巧棘無隙如完研焉主人謂余盍銘諸余惟文字之具研爲最壽顧以惜之之深而至以爲侚乃遂

以蝕爲而至於鈌蓋壓薶者不知其幾何年也然今以蝕且鈌之故信其爲先代之珍益爲人間所寶重黃帝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此足以觀矣且夫恩且害者人之所以目研而研無所知也故其天特全不以蝕損研之旁有行書字三中一字漫滅不可識識其上下兩字曰吉閣因命之吉閣研而爲之銘武氏曰以吾所見研之奇古吾倣而作之皆可亂眞惟此研之蝕痕不可以僞武氏者溧水火雲名字長龍能鐫

碑不用書丹臨其字刻之形神不失累黍

銘曰蝕者形不蝕者神惟爾之無眚無恩超然於死生

周卷庵生壙銘

此卷菴自卜壽藏而婺源鄭東山所阡也地名某在某原初卷菴元配劉孺人早世浮厝二十餘年康熙乙酉始移葬茲山卷菴及其繼配徐孺人各存壙於其左右卷菴姓周氏名之祚字永錫行十考諱某生幾子卷菴其長年十八隸宣城縣庠爲

博士弟子員越十五年而餼學官又三十年以明經領歲薦撻戶讀書所居闃𢳜若山谷惟教授生徒訓諸孫是務晩更好形家言既卜葬其先人於姑山之麓復自營茲坵是年三月卷耄七十餘孺人六十有八並康強善飯迺豫爲藏屬余銘之可謂遁矣銘曰

古爲徒塵莫攖經旣明貢大廷豫佐城達死生宜蒸嘗百世芬

葛仙公贊有序

文脊山直郡南綿亘數百里而居其最中中央者柏梘山也柏梘山深處爲仙人臺一峯拔地起臺居峯顛正方而平如碁局四面陡絶不可得上他峯遥望庶幾見之相傳峯腰舊有古樹可緣以登有葛仙公者嘗以采樵至其上見兩人對弈試觀之饑弈者食以棗一枚及還視所置斧則已長合樹中亟歸家子孫皆不能識遂復入山不知所終蓋或以爲仙去云梅勿菴曰自宋以來余家祖墓多在柏梘距仙公所居數里至今其後裔安土順

則渾渾然葛天氏之遺民其餘麻蓋遠矣因爲之

贊

贊曰猗葛公居仙村謝塵𡒊契至眞感異人火𤍠

吞迴遥與乘白雲𡎺嶸岣至今存竚笙鶴賁家園

似丁威羽翮翻武夷君𦂳緩陳垂至言還樸醇

觀行堂箴有序

蔡子璣先築室於其先人舊廬之南而名其堂觀

行寧都魏叔子記之南豐甘楗齋爲之說番禺

歌之以詩無錫張秋紹作賦賦焉蔡子曰惟

諸子之言益我至矣雖然願有箴也以屬余余不獲辭箴曰

君子制行惟基之厚亦如作室期於克久是故仁者必念其先臨淵履冰庶幾象賢爾蔡世德難更僕數近逮耳目自曾王父厥德伊何亶厚匪薄拯阨釋爭每捐己橐爲善於陰不欲人知如彼飲醇既醉而思里有閻牆公爲償金屏語跽請各勤以誠兄弟戚戚翻然深悔久益自悟終敦友愛惟公長者尤敬詩書道遇縫掖必拱而趨惟德天眷子

孫逢吉積石之蘊長河斯溢以茲篤生乃祖二白
義抗權閹智擒妖賊貲畫潮遊出守於雲鋤猾折
璐直聲錚錚乃父抑巷亦起弔第文蔚紙貴爭傳
弘製性耽巧宦遠謝與援不辭邊邑西宰甘泉甘
民子遺鋒鏑之餘抗隙兩臺浮糧用除仍有積逋
豁產爲代身當疲驛虎吏斂退流移既復溝瘠更
生報最得擢善後經營人爲郎署遂典名郡分巡
通薊皆成美政晚節歸休頌谷杯斝視勝多暇寄
情風雅乃祖乃父皆爾親炙貲本爾曾德音其貊

爾欲觀行其則不遠立身揚名孝德無忝觀爾之行在爾子孫宜兄宜弟以作之型愛其親者於人無忤敬其親者於人無侮尚善所推強恕而行須留渾厚勿恃懆㥜和氣致祥乖則召戾恂恂怡怡溫恭是貴帝德克讓鬼神福謙毋以賢智為天下先出好與戎亦云自口尚慎旃哉如瓶儆守言人之過當如後患尚慎旃哉隱惡揚善聽人之言必觀其行見人之行必觀其心論篤為行浮色仁心鄙乃如之人不足觀矣觀人既爾觀我亦然願以此

心時時反觀行固有本觀亦有法格物取友斯能省察相彼止水須眉畢照心平氣靜乃觀之道爾觀既止爾行必盡並懋知行克念作聖觀淸行止立身之寶裕後承先富貴壽考梅子作箴以代藥須願冀其堂庶奕葉斯誦不文之言與堂共傳登斯堂者尚省觀焉

